

資治通鑑

冊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昭陽作噩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

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契欺訖翻樂音洛以上

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從才用翻妻七細翻下同考異曰東華出降實錄

在三月壬子於此終言之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成安公主

中宗之女妻魯蘇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會

下嫁章捷資治通鑑二百十三唐紀玄宗至道皇帝中華書局聚

修纂

說讀曰悅觀古玩翻

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

宋均曰折衷

斷也中當正也若折斷其物與度相中當也

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

制從之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

封陵本

峒唐世以漸開拓乾元後始置為縣賓州漢領方縣地屬鬱林郡梁置領方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

橫州漢廣鬱高梁縣地江左置寧浦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分置簡州貞觀八年改曰橫州

二月己酉遣

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

考異曰舊紀作庚戌朔今從實錄

上召河南

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

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

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

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

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

中丞宇文融之為人

好呼到翻折之舌翻惡鳥路翻

且患其權重

宇文融既居風

憲之地又貳戶部故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

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

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

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彈徒

丹翻賄呼罪翻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

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長平王叔

良高祖從父弟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韋安石歷事武后中宗貶死於開元之初從才用翻

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

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

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

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

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說讀為悅丁

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為之撤膳

累旬為于偽翻百官上表固請上時掌翻然後復常丁亥太原

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

曰趙妃上命杖殺之 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

軍以備突厥 定州置北平軍恆州置恆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恆戶登翻 上

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

可以為國母人閒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

相之計 上時掌翻相息亮翻 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

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 復扶又翻 考異曰唐會要云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

為皇后進疏諫曰臣聞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

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遞窺神器豺狼同穴

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况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

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

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為

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翊太子况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

元十二年為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
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
右丞相竟未知此表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五月癸卯
是誰獻之今除其名

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

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秋七月河南北

大水溺死者以千計溺奴 狄翻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

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

平章事磧七亦翻 暹息廉翻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四鎮見二百五 卷武后長壽元年復

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復扶又翻龜 茲音上慈以唐兵三萬戍之

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楊名郭元振張嵩及暹

皆有善政為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

湯考異曰令狐顛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 時玄宗幸汝州之温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玄宗即日還

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温湯己巳乃
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

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
蕭然傍無媵待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

資洽通鑑二百十三唐紀玄宗至道皇帝三中華書局聚

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以吳后賜忠王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次柳氏舊聞肅宗

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須鬢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

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

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

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按漢廣成苑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 己酉還宮 十二月丁

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勗討反

獠獠魯皓翻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在流鬼國西南女真即其遺種

也靺鞨音末曷見賢遍翻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

長史恐當作長吏仍為于偽翻 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

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突厥置吐屯以領諸附從之國厥九勿翻先告我與我

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

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將即

亮翻下同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質音致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

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

時疆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掃地無遺言國亡無遺育也事

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疆遣之疆其兩翻門藝至境

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

召欲殺之門藝棄眾閒道來奔復扶又翻夏戶雅翻從才用翻間古覓翻制以

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驍堅

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

信豈得為此欺誑誑居況翻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

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唐九

寺皆有少卿二人鴻臚掌四夷之客

故以漏泄為罪臚陵如翻少始照翻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

資治通鑑二百十三唐紀玄宗至道皇帝四中華書局聚

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

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

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

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

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

羞哉 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

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息廉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

下暹怒曰阿史那女交河公主阿史那懷道之女何得宣教於我杖

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

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下同趙頤貞代為安西

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畜許救翻

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相息亮翻尋遣使

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

海之西奭丑略翻吐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

事見一百一十卷二年辭指悖慢悖蒲內翻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

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

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鄯時戰翻又音善勝音升雖師屢捷所得不償

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

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

常思僥幸僥堅堯翻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

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

邏寇大斗谷將即亮翻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

兵疲勒兵躡其後度徒洛翻躡尼輒翻考異曰吐蕃傳

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鄭州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鎮儀鳳會

二年爲軍東有黃沙戍君奭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

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

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

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間古

莫翻重直用翻 考異曰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襲其後敗之於

青海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

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

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

河入汴隋開皇四年分熒陽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更名熒澤屬鄭州上時掌翻塞悉則翻下同汜音祀汴皮變翻擢宗

器為左衛率府胄曹率所律翻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

器為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

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

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

為朋黨上惡之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

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

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

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差初佳翻夏

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

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使疏吏翻實不出外初太宗愛

晉王晉王治是為高宗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

及自皇嗣為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

外州温王年十七猶居禁中譙王重福温王重茂上即位附苑城

為十王宅朱雀街東第五街有安國寺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處

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為十六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

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

入授書歐陽脩曰唐王府侍讀無定員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

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

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乘繩證翻上

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

貴近絲人一縵杜佑曰唐令縣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縵未知絲縵輕重何如縵即計翻秋

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

頰薨頰他鼎翻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

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

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按王君奭之父壽以少府監致仕居鄉里玉門軍在肅州之西二百

里宋白曰肅州西門縣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山間經二十里衆流北入延興海縱所虜僧

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

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

縣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地涼武昭王於三危山東置常樂鎮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縣令

賈師順帥衆拒守樂音洛帥讀曰率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

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說式茂翻降戶

江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

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

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

城中知有備乃去田元獻不能守瓜州而賈師順能守常樂固

翻讎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疆也迫奪鐵勒

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

以避之啜叱劣翻紇下沒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王君奭微時往來四部為其

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

詣東都自訴君奭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

遣中使往察之使疏吏翻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

督回紇承宗流瀼州瀼如羊翻杜佑曰而章翻渾大德流吉州賀蘭

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藤州漢蒼梧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隋置藤州盧山都督

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

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

一十里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

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

書欲與之俱入寇遺于季翻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

西受降城為互市降戶江翻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

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種章勇翻由是國馬益壯

焉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

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

海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間

道詣突厥王君奭帥精騎邀之於肅州宋白曰隋仁壽元年分甘州福

祿縣置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一百二十里西南至瓜州界安樂烽二百四十里還至甘州南鞏筆驛為于

偽翻間古莫翻甘州張掖縣西南有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

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奭帥左右數

十人力戰帥讀曰率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奭載

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尸而走考異曰舊傳云回

紇既殺君奭上命郭知運討逐按知運九年已卒君奭代鎮涼州舊傳誤也庚申車駕發東都

冬己卯至西京冬字下逸十月二字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

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吳王恪太

宗之子禕吁韋翻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

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

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灌

之從弟也灌取猥翻從才用翻仙客本鶉觚小吏鶉觚縣前漢屬北地郡後漢晉屬安定郡

後魏置趙平郡後唐廢郡以縣屬涇州劉昫曰節度使置判官二人未見見中秩鶉如倫翻觚攻乎翻以才幹軍功

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

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有建康軍河北縣屬陝

州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詩云縮板以載縮板兩旁內土其中而築之榦亦板也孔安國

曰旁曰翰帥讀曰率

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

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

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

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

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

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間古云

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少詩

沼翻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

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

府兵廢行一切之法

團結民兵謂之團兵

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

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

洮土刀翻伺相吏翻

互出兵

腹背擊之

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

于曲子城

敗蒲 邁翻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

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宣撫使始此使 疏吏翻下同

乙

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

瀧閩 江翻

獠魯皓翻 考異曰本紀 作馮仁智今從楊思勳傳

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

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

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

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

校古孝翻汴皮變翻 堰於扇翻使疏吏翻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

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

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史言張說寵顧不衰尚辰羊翻 相息亮翻說讀為悅使疏吏翻

壬辰改曠騎為左右羽林

軍飛騎

曠騎見上卷十二年曠虛 郭翻又古郭翻騎奇寄翻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

末朗寇瓜州吐從噉入聲將即亮翻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

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

波谷據新書吐蕃傳渴波谷當在青海西吐蕃傳錄唐麻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忠亮追

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

還還從宜翻又如字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

之僧一行推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曆故曰大衍曆上時掌翻辛卯左金吾將

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州張掖縣祁連山時吐蕃

復入寇復扶又翻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虜

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虜

散走投山哭聲四合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温泉

己丑還宮考異曰寶錄十一月丁卯又云幸温泉宮不言其還唐麻丁卯幸温泉丁丑還宮按此月己幸温泉恐重複

不取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

尚書同平章事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
五轉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楊思勗

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

際盤遼二洞思勗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

勗爲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

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斨髮際掣

去頭皮蠻夷憚之

斨勞里之翻掣呂
列翻去羌呂翻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

昆明及鹽城

昆明縣屬雋州漢定柝縣地後周置定柝鎮武德二
年改置昆明縣以其地接昆明故也縣有鹽有鐵築

城以衛之故又有鹽城雋音臚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

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

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

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

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豐豐許鞏鞏不聽引兵深入急攻

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

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自鄯州鄯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

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二十里更工衡翻丙辰國子祭酒楊

場上言場雉杏翻又音暢上時掌翻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

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

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

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

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

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唐取士之科有進士有明經凡

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各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

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

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通典曰唐制帖

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

增損可否則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上甚然之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昭讀曰侶音時遙翻至是太

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禘皆序

昭穆從之縉安石之兄子也縉上刀翻五月壬辰復置

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雍同華商岐邠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十二年停諸道按察使今復置

復扶又翻又如字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絃杜暹相繼為相用

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

已元絃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唯于癸翻更工衡翻上

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

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絃曹州刺史舊志曹州京師東北一千

四百五十二里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唐初僕

資洽通鑑二百十三唐紀玄宗至道皇帝十一中華書局聚

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知政事雖有丞相之名非復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丞相是止為尚書左僕射不復預政事也

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遙領河西節度使開府王毛

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

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

齊澣乘間言於上曰間古竟翻下離間同福順典禁兵葛福順所典萬騎也

故云然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

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

曰君不密則失臣易大傳之言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

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舊志興州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澣素與察善

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

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

素無行

語牛倨翻邪音耶行下孟翻

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

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間古莫翻

澣

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良德亦漢合浦縣地吳置高涼郡陳分置務德

縣後改爲良德潯州漢布山阿林之地梁於布山地置桂平郡隋廢郡爲縣又於阿林地置皇化縣隋廢入桂平貞觀七年置潯州治桂

平復置皇化縣屬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

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

左丞

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帥讀曰率上時掌翻請以每歲八

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聖節錫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

爲天長節德順憲穆不置節名令力丁翻樂音洛

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自古以來社用戊日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

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

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

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尚張羊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比毗至翻朝直遙翻

吾不

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

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偽為于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

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 治直之翻使疏 吏翻斂力贍翻 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 史言唐玄宗時開 利孔自宇文融始 百姓皆怨苦之

為人疎躁多言 躁則好 到翻 自矜伐 好呼 到翻 在相位謂人曰使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相息亮 翻下同 信安王禕以軍

功有寵於上 以平石堡 城之功也 融疾之禕入朝 朝直 遙翻 融使御史

李寅彈之 彈徒 丹翻 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

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考異曰舊 傳曰殿中侍

御史李宙驛召禕將下獄禕既申訴 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縣 凡為相百日而罷 六月甲 戌至九

月壬子九 十九日耳 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

用不足上復思之又翻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

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

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

樂尉平樂縣漢蒼梧郡荔浦之地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州有平樂水樂音洛考異曰唐曆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

積其贓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曆云十月乙未按長曆十月戊午

朔無乙未今從統紀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

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高宗調露二年分樓貴二

州置巖州以巖岡之北因名治直之翻道卒卒子恤翻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

定獻昭乾五陵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後為文戊申還宮赦天下

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獨吉玄翻十二月辛酉上幸

新豐溫泉壬申還宮新豐溫泉即驪山溫泉驪山在新豐縣

十八年春正月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唐曆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

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云丁巳親迎氣於東郊下制十八年

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歷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

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今不取辛

卯以裴光庭為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勝行樂令尋選勝地行遊而宴樂也 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送使起舞盡歡而去騎奇寄翻 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

田收職田見上卷十年 夏四月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

丁未舊紀唐歷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 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

能否先悉薦翻選須絹翻下同 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

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

初久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

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為次而集于吏部 官高者選少少詩 卑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卽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

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此卽後魏崔亮之停年格循而行之至今猶然才俊之士老於常調者多矣

其庸愚沈滯者皆喜沈持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

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

門下省審少省悉景翻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使疏吏翻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

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

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此謂契丹國入之心也契欺訖

翻又音奧很戶舉翻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弒邵固帥

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

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史言張說之言之驗韋陳皆中國以爲公主嫁兩蕃事見上十四年帥讀

日率降戶江翻厥九勿翻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

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

士六月

考異曰唐朝年代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鄜之宋

璟王峻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於

是擬環揚州峻魏州陸象先荆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

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先兼荆州長史璟峻未嘗除外官今不取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

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單音蟬帥所類翻以御史大夫李朝

隱京兆尹裴佑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直朝

遙翻佑與曹同帥讀曰率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

士孫逖韋述曰此集賢書院學士也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

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

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置平盧軍於營州玼且禮翻又音此捺奴葛翻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

承洽開元中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

据此則承玼承洽一人也今從新書壬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溺奴狄翻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數所角翻忠王友皇甫惟明

唐諸王友從五品上掌陪侍規諷

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

嘗遺吾書悖慢

吐蕃請用敵國禮見二百十一卷二年從千容翻遺于季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此何

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

武后長安三年贊普立方七歲

至開元初猶是幼年也穉直利翻

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

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

妄述功狀以取勳爵

將即亮翻下同

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河西隴右

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

謂金城公主也使疏吏翻下方使遣使同

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

稽音啓

永息邊患

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

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

考

異曰寶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

本紀吐蕃傳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

先興兵寇鈔武后時張玄表為安西都護與吐蕃互相侵掠鈔楚交翻遂使二境交惡

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

屢遣使者入朝朝直遙翻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

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勝音升荷下可翻儻使復修舊好死無

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庚寅上幸鳳泉湯

癸卯還京師岐州鳳泉府有鳳泉府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留宿

衛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北臨烏澗河當四鎮入吐火羅

道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是歲

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

之於丹鳳樓丹鳳門樓也東內大明宮正門曰丹鳳門突厥使者預焉而使爭

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

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居其下長知兩翻

爲于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開

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內

十一閑八坊四十八監及沙苑等監及諸牧皆屬之故曰都使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

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

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

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爲不灑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

怏怏形於辭色監古衝翻快於兩翻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

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之徒是也門施棨戟棨音啓項安世家說

曰棨戟受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

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使疏吏翻遺于季翻由是京城郊畿田園

參半皆在官矣參半者或居二分之一或居其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

幸思勗屢將兵征討楊思勗屢出征嶺南皆有功明皇不以闕人殿國師爲辱而又寵秩之將卽亮翻

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

卑品者其當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忤五故翻力士等

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

賜之酒饌金帛甚厚饌雜戀翻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

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

兒豈不堪作三品邪襁居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

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

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

萬騎中宗以戶奴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

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

州別駕瀼如羊翻又而章翻宋白曰瀼州臨潭郡隋將劉方始開

州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考異曰實錄
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瀼州按唐厯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

九年正月今從之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

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

州追賜死舊志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

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上時掌翻吾寢則安故力

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

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

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

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踴哭泣過於己親被皮義翻擗毗亦翻撫心也

力士娶瀛州呂立晤女為妻擢立晤為少卿子弟皆

王傅唐諸王傅從三品掌輔相贊導匡其過失呂氏卒朝野爭致祭朝直遙翻自第

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神慶進

用於武后之時臚陵如翻使疏吏翻下同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

正字于休烈上疏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七月壬申敕遣崔琳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

考異曰寶錄十一年

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

唐曆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各悉獵請書于休烈乃諫

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

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

記諸子漢猶不與

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

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

遂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

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

專下退嫁

翻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

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

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

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于志寧事太宗高宗得罪於武后

丙

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三月突厥左賢

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闕特勒殺默啜之子而立毗伽威行於其國故賜書弔之

丙

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

將以備十哲

張良配饗齊大司馬田穰首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

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將即亮翻

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

孔子禮

祠武成王自此始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

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

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

魯定公與齊會于夾

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公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及攝行相專將

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

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費音祕

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

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

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

記王制之言有發謂有軍師發

卒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羸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羸力果翻

受成獻馘莫

不在學

詩魯頌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受成謂受獄辭之成也

所以然者欲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先悉薦翻後戶構翻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論語載孔子之言

若專訓之以勇力

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

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

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

復扶又翻

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

嶽真君祠

程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敕各置真君祠一所杜

佑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

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

秋九月辛

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宅碑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

之相悉亮翻肆郎兀翻見賢通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

或告雋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贓污解縣屬河中府元魏

觀十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二十一年復置解縣省虞鄉天制遣監

察御史楊汪按之摠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

者監古銜翻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

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

家為後審素二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

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摠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

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摠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金藏事見二百五卷

武后長壽二年驍堅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

藏竟以壽終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

趙含章分道擊契丹帥讀曰率下同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

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

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將即亮翻玘且禮翻又音此誘音酉宜按兵以

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在五阮關外大荒中

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

破奚契丹俘斬甚衆考異曰唐歷作庚午今從實錄可突干帥麾下

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

降魯慈由翻降戶江翻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

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高宗總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州於良鄉縣廣陽城後廢今復置

以處李詩部落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上陽宮南臨洛水引洛水

為中洲於宮之東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于路屬之欲翻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

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

貪婪含翻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

而往先悉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

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利必趙含章坐賊

巨萬杖於朝堂朝直流灤州道死遙翻秋七月蕭嵩奏

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后祠

土見上卷十一年還京謂還西京也賽先代翻謂還西京也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此分押南牙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上命張說

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

丘請依明慶禮明慶即顯慶也祈穀大雩明堂皆祀

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

從之禮父在為母服期開元之初褚无量固嘗以高祖配圓

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

乙巳新禮成上之上時號曰開元禮掌翻勃海靺鞨王

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

鞞鞞音末曷將帥亮翻帥讀日率

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

去

春葛福順方以黨附王毛仲敗今則仍為宿衛蓋毛仲既誅福順等復敘用也開元九年敗王峻梓州已而復為尚書復居邊任事亦類

此 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

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

代嵩為節度使 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

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

蕭嵩之言也

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

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

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

德州漢安德廣川平昌之地舊

置平原郡時置德州安東都護府時治平州處昌呂翻使疏吏翻恆戶登翻鄭音莫

天下戶七百八十

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

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

廟肅明留祀儀坤見丁巳上幸驪山温泉 上遣大

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考異曰新書烏承

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武藝擊之破於捺祿

山又云勃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武藝室要路塹以大石

互四百里於是流人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

為烏重胤作廟碑敘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

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

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錢三千萬疑新書

約此碑作承武藝傳按新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

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

追之至馬都山耳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蓋

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

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庚申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

承武傳中餘事別據何書

使于新羅思蘭新羅王之侍子留京

師官為太僕卿員外置發兵擊其南鄙會大

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怨

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

南搜捕賊黨盡殺之河南謂河南

府刺七亦翻二月丁酉金城公

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為後絕吐蕃和親

赤嶺碑張本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

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稹訟

之稹止忍翻上賜諡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

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

休於上蕭嵩既能用王丘之言而薦韓休使能與之和衷則丘之善乃嵩之善也甲寅以休為黃

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峭七肖翻峻也不干榮利及

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易以歧翻故引

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

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

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

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

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

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
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惡鳥路翻樂音洛為于偽翻明皇之待韓休如此而不能久任之何也有

供奉侏儒名黃鬴

鬴部田翻

性警黠

黠下八翻慧也

上常馮之以

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曷

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

掀虛言翻

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

兆奏其狀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閏月癸酉幽

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

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

關之外

榆當作渝此渝關在營平之間古所謂臨渝之險者也漢書音義渝音渝又唐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林郡界二關

有渝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故詳辯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下同

可突干引突厥之眾

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

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

盡為虜所殺楚王訥之弟也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

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

引過門下操七到翻行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

便於己猶踵行之史言裴光庭之弊法後人循襲莫之能革是時官自三師

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吏自佐

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

不可勝紀勝音升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

壬午立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濯為陳王澄為豐

王漙為恆王縱為梁王沔彌充翻泚且禮翻又音此漙胡桂翻縱徂聰翻又徂宗翻又將容翻又

之戎翻恆滔為沐王沐皮變翻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

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

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詩少

沼翻乘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

二十萬石足以周贍贍而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

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

西人下數所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

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

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

河口置倉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

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禹

底柱二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為三派至者

貯納貯丁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

時於三門旁側鑿山路十八里以陸運以避底柱之險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

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戊子左丞

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

面折嵩短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

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

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從千容翻若已厭臣

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蕭嵩為乞憐之態既以自保寵祿亦所以傾韓

休上為之動容偽翻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

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

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

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

以六條檢察非瀆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

領之京畿采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采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壽州

山南東道治襄州西道治梁州淮南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西道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劍南治益州嶺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

領采訪使者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而非官有遷免則使無諸道采訪使治所亦難槩拘以定所也

廢更使疏吏翻更工衡翻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事先行後聞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政道隋煬帝之孫

齊王暕之子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

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

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句音鉤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駁者按文籍有並緣欺弊則駁異之

省者節其冗濫之費便者買遷各隨其便以取贏駁北角翻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

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

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

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

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都監工衡翻亦皆稱職上

甚悅之稱尺證翻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

漬疾智翻污烏故翻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起開元光緒大荒落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見賢遍翻考異曰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已丑張九齡至自韶州今從實錄

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

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壞音怪賑

津忍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

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恆山時屬定州恆陽縣界詭居況翻恆戶登翻則

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

人徐嶠齎璽書迎之相息亮翻璽斯氏翻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

恩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

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

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

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

而難誣沔彌充翻折之舌翻易以歧翻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

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

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目印給紙筆監古銜翻夫人富則

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

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

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事見十四

卷漢文帝五年傳 上乃止秩子女之子也 劉子玄即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

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處昌呂翻 吏部侍郎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 伺相吏翻 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 稱尺證翻

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

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

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

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

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

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

必不至薦之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為李林甫得權太子廢張

本顏真卿疏曰天寶已後闕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曰率芟所銜翻謂曰

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

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

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

人君不奪農時入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其實哉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

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疏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奧考異日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

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遣使獻捷 薛王業疾病上

憂之容髮為變為于偽翻七月己巳薨贈諡惠宣太子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

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食貨志

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復因舊基置之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考

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

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

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

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

僦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二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

耀卿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為是先悉薦翻僦即就翻陝失冉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

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昞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二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

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

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糴徒張果固

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

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佳買翻仙家所謂尸解譬猶蟬蛻蟬飛而蛻

在也卒子恤上由是頗信神仙明皇改集仙為集賢殿是其初

翻好呼到翻又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

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

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之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時可突干連年

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

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

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降戶江但稍徙

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其近

斬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契丹傳作遇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與可突干分典

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過折夜勒兵

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帥讀守珪

出師紫蒙州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成蓋平州之北境契

丹之南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

南梟堅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厥九勿

迦翻可從刊入聲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

汗音寒啜陟劣翻

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卒子恤翻舊史曰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

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

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詮亦作佺

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

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教也旬古太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

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

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

田九推乃止

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

推吐雷翻

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

都城謂東都城酺音

蒲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

如雨不能遏

隘烏懈翻梃待鼎翻

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

之為理嚴

唐赤縣丞從七品理治也唐諱洽改曰理

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

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

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

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讀曰率懷州

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

豹犀象之狀詩大東曰晄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之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

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器物之處魯山令元德秀惟遣

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拳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為魯陽縣屬南陽郡後

魏置魯陽郡隋復為魯縣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蔦者德秀所為歌也蔦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蔦新傳作

于蔦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

散官散官無職事散蘇早翻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

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

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司也左傳記孔子之言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

盡滅奚厥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

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

二子官賞賚甚厚賚來代翻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

張審素事見上卷十九年更名萬頃更工衡翻審素二子瑄瑒皆幼

瑄戶音翻又音皇瑒音秀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伺相吏翻三月

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

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汜音祀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

加矜宥穉直利翻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

如此壞國法壞音恠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

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

國家設灋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

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咎與臯同古勞翻繇與陶同餘招翻灋在

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

憐之為作哀誅榜於衢路為于偽翻誅魯水翻市人斂錢葬之於

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多作冢以疑之使莫知其所葬之的處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

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

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

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詩沼翻左右或

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

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

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下嫁楊洄始加實封至千

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騎奇寄翻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壬子朔今從實錄唐曆

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為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 考異曰實錄載冊文云玄琰長女

按陳鴻長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貴

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璈又云或奏玄琰女容色冠代宜

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

中即為自出妃意者均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

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耳 玄琰汪之曾孫

也 楊汪見一百八十二卷 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

禮所殺 涅奴結翻 考異曰舊傳過折為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

不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

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責而未有名

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 并其

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 刺盧達翻乾音干開元二 涅

年移安東都護府於平州 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

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瀆多

無義於君長 長知兩翻 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

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

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

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

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式首

又翻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蓋古蓋二月甲寅宴新除縣

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遙翻

庚午更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曆二十二年

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涓曰瑤滉曰琬澹曰琚

澁曰璲璲音灑曰璪璪公澤曰璘清曰瑁瑁音洄曰玢

玢方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泚曰玼灌曰珪澄曰珙

漙曰瑱瑱他滔曰璿璿從影翻玢居舊制考功員

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

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

侍郎試貢舉人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

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吏翻驍 堅堯翻下同 祿山恃勇輕

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

呼曰敗蒲邁翻 呼火故翻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

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

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爲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 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穰苴與之約日中會于軍

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期斬之以令 三軍批匹迷翻判也今人謂之批判 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 見吳王闔廬

吳王曰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八 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東旣布三令五申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 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爲隊

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 規矩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以爲將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

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即 亮翻 九

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灋不可不誅且臣觀其

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喪息浪翻相息亮翻上曰卿勿以王夷

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晉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

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竟赦之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

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之

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

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書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征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

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

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

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劔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

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

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

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

也孫樵云曲江守珪斬之尤爲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爲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爲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死邪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而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灑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會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灑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奔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灑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灑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旣而守珪感其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并効守珪不斷於閫外乃更執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卽捨之以聞如此則與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

胡初名阿摩山其母巫也

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中禱于軋摩山虜所謂戰鬪神者

而生祿山故以為字從母冒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

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

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宰蘇骨翻與祿山同里閉先

後一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

不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牙郎駟儉也南北物價定

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

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揣初

委翻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

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給湯

亥翻使疏吏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詣牙帳宰

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

禮館之館古玩翻使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

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

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將即亮翻朝直遙翻

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

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

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

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

幽州使疏吏翻先悉薦翻從才用翻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

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安史事始此

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温昶坐交通權貴杖死

帝平韋氏武攸望貶死昶時刃翻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

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

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温昶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

子也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

坐與禕交書也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

路人將趣咸陽妖於喬翻趣七喻翻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

拒之斷音短其衆遂潰數日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

給百官俸錢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

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

籩豆十二縉士刀翻坐徂臥翻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

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

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

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芟屈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

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

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芟奇寄翻菱一名芟說文曰楚謂之芟秦謂之薺若今俗但言菱芟武

陵記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菱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今欲取甘旨

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

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棗當在御矣韶
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

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

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于懷用兩手

齊奏俗名擘箏箏篋鳳首箏篋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身便也一曰箏篋乃鄭衛

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上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箎箎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

賦橫笛空洞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

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

杜孔子春云箎乃今時所吹五孔箎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箎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箎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

何典據箎與笛同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

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廢棄禮

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

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

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

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月為玄酒蘖魚列翻

施及後王禮物漸備

施弋智翻

然以神

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

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

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

畢陳用周制也

如簠簋籩豆銅羹之類饌雖總翻又離院翻

園陵上食時膳具

設遵漢灋也

如叔孫通請薦含桃之類上時掌翻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

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

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

焉

中竹仲翻復扶又翻

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

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

自此以上諸人之議皆因舊禮而申之

上固欲

量加品味

量音良

縉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

以新果珍羞從之縉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

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

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姨即從母也堂姨舅親即未疎恩

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變之禮竊以古

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

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

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衣袒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崔沔議

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揔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

有齊斬齊音吝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

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所謂詔旨

七年曰八年者通帝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以為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

士則知尊禰矣傳直戀翻禰奴禮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

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

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

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

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

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豉翻別彼列翻欲使後來之人永不

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

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

彝常也倫道理次敘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

依儀禮喪服為定素音問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唐禮部郎

掌五禮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

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

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昔子路有

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

也子路除之見記檀弓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

曰毋輕議禮禮器之言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

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說之子也說讀曰悅秋八

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

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時掌翻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才幹得幸

於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恆山愍王承乾廢見

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恆戶登翻乙亥汴哀王璿薨冬

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

幸西京先悉薦翻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

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

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

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

蠲所過租稅而已蠲主 玄翻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

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

而去稱人之美曰贊陝 失冉翻聽讀曰廳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

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

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

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 息亮翻使疏吏翻

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

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

常務耳將即 亮翻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

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

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 舊林甫傳

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歷上悅明日復以仙客

實封為言復扶又翻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

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

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

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韶州人不如仙客生於

中華牛仙客涇州人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九齡歷司勳員

外郎中書舍人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

衆望愜苦叶翻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

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

實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

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

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

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

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

中傷之同相吏翻中竹仲翻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

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

王瑤才人生光王瑑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

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瑑會於內第

時太子諸王皆居禁中冠古玩翻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

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故

楊洄黨於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

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語牛倨翻九

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離力智翻

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

蕃音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日以

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

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

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殺之漢武帝信江充之誣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漢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

懷太子中原塗炭事見晉紀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

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事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陞

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

上上為之動色處昌曰白翻上為于偽翻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

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考異曰明皇陳仙錄云林甫請見之九齡

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九齡集

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廿七書局聚

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近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翻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笥義不同也近賜羽扇聊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則上以盛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炅古迴翻嘗對意耳書

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

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

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李林甫時以禮部尚書相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

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

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賊罪下三

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

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翻下還嫁翻

為于偽翻屬之欲翻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

乃復有私復扶又翻下無復同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

黨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

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厯曰宰相遙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嚴

挺之貶洛州刺史舊志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

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灋張嘉貞尚

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

其所長也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

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

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

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

何及塞悉則翻去羌呂翻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廐馬八匹分爲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卽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

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璡資

上時掌翻 考異曰唐明日黜爲下邳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從七品上以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十五 中華書局聚

此言之則非黜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況遺補供奉官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牛

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爭讀曰諱唯于癸翻然二人

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

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

宅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

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

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行下孟翻調徒弔翻中竹仲翻去羌呂翻雖老姦巨

猾無能逃於其術者如韋堅楊慎矜王缺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立學博士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每

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

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

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

興光卒卒子恤翻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使疎吏翻契欺訖翻又音輿捺奴刺翻

己亥河西節

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

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

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吐從噉入聲崔希逸

蓋帶散騎常侍鎮河西故稱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捉及角翻

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

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

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

牧被野

朝直遙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

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

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

僉苦念翻僉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別奏以為之

使大使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別奏八人

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

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

宜

唐內侍省有內給事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計其

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

唐紀

玄宗至道皇帝

十六

中華書局聚

多少春秋宣送中書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

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

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

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朝直遙翻夏四月

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

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

干唐祚監古銜上怒命左右擗於殿庭擗蒲角翻擊也又匹角翻絕而

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瀼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

晉屬京北後魏真君七年併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北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考異曰舊紀云

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曰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

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于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于諒

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

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

寶年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

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云與太

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鏞息六翻又息救翻 考異曰

珣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

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

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

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

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 上召

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

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瑒瑒為庶

人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 考異曰獨孤及作裴稹行

狀云公為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

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閱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

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

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

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

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

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寃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

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 流鏞於灤州瑛瑒瑒尋賜死城東驛鏞賜

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好呼到翻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

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五月

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夷州

漢牂牁地其後為徼外隋開置綏陽縣屬明陽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寧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州而明陽

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左丞

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

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

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

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

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瀆官京縣官

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瀆修身効節恩豈薄於

宅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

帥讀曰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

少卿徐嶠

考異曰舊紀作徐帖今從刑灋志通典

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斷丁亂翻幾居依翻上時

掌

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

國公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

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

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灋官刪修律令

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

宿重兵

先悉薦翻

地租營田皆不能贍

贍而始用和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灋於關中戊子敕

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

東畿都畿也西畿京畿也糴他歷翻

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

是關中蓄積羨溢羨延面翻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又翻癸巳

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皆留

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璵璵音余考異曰舊傳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

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

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

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

好祀神鬼好呼到翻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

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

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使疏吏翻覲刑狄翻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

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

貞公宋璟薨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

皇后 是歲命將作大匠康譽素之東都毀明堂與

愆同籀文也新書禮樂志作譽素譽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去羌呂翻卑

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

租資課調徒 平翻皆以土物輸京都西京東都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租資課必開元以

來之法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丁丑上

迎氣於澧水之東澧音產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復扶 又翻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鄴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鄴時戰翻 又音善二月乙卯以牛仙

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朔方今兼河東己未葬貞順

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諡貞順皇后敬陵在 京兆萬年縣東南四十里壬戌敕河曲

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

間置宥州以處之徙六胡州見二百一十一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為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一千

一百里夏戶雅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

破之鄆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

之以其地為威戎軍鄆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

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

使已領隴右又兼河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

於吐蕃以背乞力徐之盟也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太子瑛

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

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

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

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間古覓翻

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委翻力士曰得非

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

心但推長而立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敘力士語云但從大槓注謂肅宗也大槓語不可曉今從新傳誰

敢復爭復扶又翻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

月庚子立璵為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

西節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

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作王吳今從實錄唐曆 分道

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 立碑見上卷二十一年 突騎施可

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

蓄由是眾樂為用 樂音洛 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

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

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

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 妻七細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攣閭緣翻 諸部離心會

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 魯慈由翻長知兩翻異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考

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舊傳 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突騎施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黑姓 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

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

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

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磧

迹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

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羅斯

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羅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常分兵鎮之蓋古盍翻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怛當割翻邏郎佐翻

考異曰唐麻作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

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

衛入陳于殿庭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乃出朝會諸衛

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辦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

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立于殿庭羣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

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御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

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在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

冠亦服絳紗袍謁廟還宮元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

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異曰考

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典禮今從玄宗實錄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

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

妃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鄆州之眾奪吐蕃河

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

不敵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鄆音善又時戰翻吐從嗽入聲少始紹翻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

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

亂將即亮翻嗣祥吏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

軍於鹽泉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劍南度

茂州之西築安戎城戍之以進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構接其地險要唐

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

蒲婆嶺下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所謂文取蓬婆雪外城是也運資糧以逼之

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考

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弃之貶昱栝

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

雲南王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

南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居姚州之西東

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

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考異曰新書六詔

曰蒙雋越折浪穹澹施浪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埒力輟翻歷代

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

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

邏皮生皮邏閣朝直遙翻邏郎佐翻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

武后時羅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聞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閣豈得云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閣皆作閣今從新傳

皮邏閣浸疆大而

五詔微弱會有破溁河蠻之功溁河即西洱河乃賂王

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偽于朝廷許之仍賜

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

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陂陀為和

故謂之大和城卒于恤翻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温泉壬辰上

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奇寄翻潤

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

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

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州運河是也但揚子縣今為真州治所安能二十

五里即達揚子縣若自瓜州達揚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橋或者唐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

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昌呂翻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

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羣臣請加

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

田租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

皆禁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總武選李林甫總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

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陁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

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當作

潢水新書作湟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今從之潢水在遼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陁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吏翻將即

亮知義不從白真陁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

文選也選須絹翻

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

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內謁者監唐正六品下掌內宣

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陁羅

逼令自縊死縊於計翻仙童有寵於上衆宦官疾之共發

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

百剗取其心割其肉啗之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守珪坐貶括州刺

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磧七迹翻蓋古盍翻嘉運攻碎

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

守使夫蒙露營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

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

公主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二年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

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軍在

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西有安人軍蔚茹水在原隴右節

度使蕭炎擊破之迴翻甲申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

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周禮王宮懸諸侯軒

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追

贈弟子皆為公侯伯顏淵充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

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密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郊伯公哲哀郈伯曾點宿

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卜伯公西赤伯巫馬期郈伯梁鱣梁伯顏柳

蕭伯冉孺郈伯曹恤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

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箴下邳伯公肩定

新伯顏襄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上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零婁伯縣成鉅野伯

左人鄆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榮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

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瑗丘伯狄黑臨濟伯
邦巽平陸伯孔惠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箴祝阿伯 九月

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

帥衆內附帥讀曰率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太子更名紹

更工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按舊書帝紀即東都

丙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 甲辰明

堂成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

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唐制

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兼瓊入奏事盛言安

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爲光祿卿十二月以兼

瓊爲劍南節度使 初睿宗喪既除裕于太廟自是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禘裕疾夾翻太

常議以爲祭數則瀆數所角翻請停今年禘祭自是通計

五年一禘一禘從之史言如此乃合於五年再殷祭之義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温泉庚子還宮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卒

恤翻忤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子

如九齡不不讀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仇兼

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

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

史許遠將兵守之將即亮翻遠敬宗之曾孫也永徽顯慶

宗以姦佞致位公輔安史之亂遠乃能効甲寅蓋嘉運入獻

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

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考異曰舊傳云嘉

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

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眾

二十七年嘉運詰闕獻俘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

以解瑟羅之子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

城為莫賀咄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督斬之更立其酋長

為在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

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
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羸官首領
百餘帳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
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即誘部落叛詔嘉
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
送昕至俱闐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
靈詈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眾則莫
賀不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也若
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也若如
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四月不應已
謂昕為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昕為十姓可汗故
莫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止統突騎施之
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為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
送之而為莫賀達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實故略采
諸書所見存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

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

發蓋嘉運恃其邊功以自昵於人主是從流於上也在京師以酒
色自娛而不即赴鎮是從流於下也史以流連二字言之旨哉左

丞相裴耀卿上疏上時掌翻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

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

忸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

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鄖師於蒲騷復伐羅鬪伯比送之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必忸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

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忸女九翻陸德明曰騷音蕭又音縻卒子恤翻

今嘉運有驕敵之色

臣竊憂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

卒尙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

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

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

趣讀曰促

已

而嘉運竟無功

蓋嘉運小器易盈志氣惰矣安能有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

奏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温泉辛巳還

宮

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曠騎救之

騎奇寄翻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更工衡翻

十一月罷牛

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

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

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

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

達干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金城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吐蕃

告喪且請和上不許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元之

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温泉丁酉制承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言從前也然始猶今

言然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

使量事給訖奏聞長知兩翻使疏吏翻量音良庚子上還宮上

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

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教之也上遣

使求得之於盤屋樓觀山間盤屋縣屬扶風後魏併入武功尋復後周為周南郡隋廢郡

以盤屋縣屬雍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為崇聖觀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使疏吏翻盤屋音舟空觀古玩翻下同夏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立元真容分置諸州

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仁軍安仁軍當

作安人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考異曰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廐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

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

從才用翻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誘音西自

將其眾將即亮翻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

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

伽求迦翻咄當沒翻更工衡翻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日舊傳

云左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廐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上以突厥內

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

悉密等部落紇下沒翻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

餘人溺奴狄翻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

譽之譽音余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

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

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

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

充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王解斯為平盧節度使遂為定額

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

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

略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一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兩

則沈悶癢蒲官翻沈持林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

霑襟上亦為之慘然為于偽翻辛酉上還宮辛未太

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

讓於我事見一百一十卷睿宗景雲元年惋烏貫翻為唐大伯常名不足以處之

處昌呂翻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璿資辛翻上表追述先

志謙沖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曰斂力瞻翻內出服天子之服也

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惠陵

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謚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葬焉十二

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澆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百二十

里有澆河城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卿之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